

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意愿可以支撑一切,想写作就可以写作,想思想就可以思想,事实上不是的。思想不仅仅需要智力和意愿的支撑,它更需要独特的心灵、自由精神气质和渗透于整个人生的学养的支撑,它要求思想者拥有某种独立于时代和环境的东西。也可以说,这是思想的条件。

在循规蹈矩日趋肤浅的人群中,在学术普遍地成为职业工具和谈资的时代,思想者肯定是孤独的,他讨厌调和、功利化和各种简单的一般性观念。他在观察和描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同时,也在强调个人的责任——个人的心理事实和伦理现实。

读张宁的《内部时空》,使我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些。

这些年,张宁在学术体制内为坚持有深度品质的生活付出了不少情绪代价,在体制外为创造一个包括他的研究生、朋友和民间思想者可以共享的精神空间付出了各种努力。是天性、宽广的道义与责任、知识者的良知与理想,让他这样生活,让他习惯于这样生活。这个人,他的笑容里有一种从少年时代延续的甜美,精神生活里有一种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下来的热情。他的那些文字是在这种生活根基上产生的。

2009年初夏,我读到书稿,想写这本书背后的这个思想者,张宁发来两次邮件告诫:一定不要写书后的这个“人”,虽然他知道自己不会夸张地描述一个人。就这样,一直拖到了深秋,游移不决该怎么写这个短文。我既不愿违背作者的原则,也不愿违背自己作为一个读者、一个写作者的心愿,最后还是想说出思想背后的这个内心辽阔的人。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人躲在著述的背后,躲在作家、思想家身份的背后,无视自己作为人的弱点,自我陶醉;有普世之爱,有人格魅力的思想者并不多。

生活与学术互为因果,这本书呈现了一种诚恳思想、真实表达的方式,如在《现代传统、公众期待与文学的内部秩序》一文中,作者写道:“在试图表达这种经验时,我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因为这种经验不仅是片面的、发散的、难以概括的,而且也处于各种问题的缠绕之中……”到了一定时候,把我们斑驳的内心,把我们叙述机制里的问题,把我们日渐淡忘的刻骨铭心的经验描述出来,是重要之本。

这些文字,源于坚实的细腻的经验。作者分析、描

在《别愤怒,也别“主义”》,只体味情境:“范跑跑事件”的三个悖论》一文中,作者这样分析:

如果不教条主义,不简化从问题到结论的无数中间项,那么唯有体味他人的境况,体味问题产生和延伸的所有具体情景,才能避免远离真相,也远离真理的过于主观化的判断,才能使各种表面看起来彼此冲突的经验达到应有的融通。至于我们担心的文明与道德底线,它与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形千奇百怪地连接在一起,我们抓到的触目的“线下”事例,有时反而不在底线之下;而我们平常心安理得的犬儒主义生活,有时却并不在底线之上。

很多曾令我眼花缭乱的至心、至诚、至真的现实伦理话题,在这里都有了融通真相、道德和更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形的思考,有了沉潜的清晰的向前推进的描述。

作者一层层地扎下去分析,沉郁又细致地揭开了我们话语叙述机制里的秘密,原来一些顽固的现象、问题却是我们叙述出来的“存在”,话语叙述机制的力量是那么大,又那么容易导入误区。作者多年来练就的综合思想能力,总是能激活常规思维维板结或达不到的区域。

在这本书里,对外界的反省与作者的自律和自省,始终同时推进,这也是一个思想者的文字之可信的前提。他是思想着的个人,并且习惯于打量自身,这一点很重要。

实际上,很多学界中人,不仅没有学会分析社会和文化,更没有学会分析自己。高调言说着的那个自己,借着对强大之物的依赖,享有自我豁免权。在道德优越感里,所讲的种种宏论,却总在击伤着他人内心最柔软的部位。学会情境化的分析,尊重复杂性的人性之流露,不要简单的评判,不要陷身于、满足于种种知识连缀和阐释之中,也许,这样我们才能渐渐地学会客观地思想、人道地讲话、广泛地爱红尘世界。

● 书林漫步

从何处思想

——谈张宁《内部时空》

刘海燕

述的这些问题,有文学内部的,有现实内部的,有人心内部的,有悖论重重的文化现象,即便是重大问题,如“全球化”、“现代性”等,也都能落在一个具体的位置上。也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表达、情绪的介入方式,离我们都很近,曾牵扯过、正在或将来依然会牵扯我们难言的心情。

多年来,张宁对学界的问题有深入的体察,不仅是体察,更保持了一个思想者应有的有品质的生活。这种生活可能意味着丧失,再丧失一些利益及社会身份。这样一个人写作时,已经不想再多写一空无之句。坚持对于个人真实感受性的表达,对于问题真正地切入与展开,自然是这部著作的特色。

一个思想者的深度言说,帮助我们发现:一个时代的光与影,学界的各种潜规则与风波,原由在哪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这本书看成是作者张宁的精神自传和我们这个时代学界的某种脉络史。

我没上学,就听父亲唠叨:“字是一个人的‘门面’。所以,我一上启蒙的私塾,在写大学的时候,就遵照先生的‘字要写,马要骑’的谆谆教诲,中规中矩地‘点点如桃,撇撇如刀’了。”

我的「规矩」书法情怀

● 随笔

解除了,上“洋”学堂了,在钢笔依然是“奢侈品”的时候,临字帖、写作业、算算术……使用的依然是毛笔。虽说主管的父亲不懂书法艺术,可总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把大字写得好看些,因而,无论寒暑假,都为我布置每日写一篇“大楷”的任务。由于贪玩的缘故,我常常是大大地忘记写了,生怕父亲责怪,记起不写的篇幅,匆匆忙忙赶写“完成”老爹爹规定的任务。哪知父亲能看出好坏来,翻到我胡乱写的地方,像头发怒的狮子,怒斥道:“你这是写字?你这是‘屎壳郎爬!’是侮辱圣人!”父亲从来没有像这次责备过我。原因是家贫,姐弟四个,仅供一人上学不易。尤其为买小绵纸,把吃的盐钱都抵下了,结果让我给胡画了,父亲能不动怒吗?在父亲的眼里,不止是浪费,而且是有辱斯文!从此,再写大字,我都规规矩矩、认认真真。

纵然日后多年不写毛笔字了,使用了钢笔,由于一笔一画地规矩惯了,写出的钢笔字,依然不丑。上世纪60年代我往省报投稿,被编辑青睐,不只是文采方面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沾了“字”的光——写得干净、工整!

后来,近半个世纪,再未掂笔。尤其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生活节奏快了,谁还掂笔写字呢?只是临近春节,想起了贴春联,这才一年一度地写一回毛笔字。特别是近年,电脑的运用,连钢笔也懒得拎了,不知不觉,竟然提笔

张文明

我们不知不觉谈到了书法的话题。在古代,文人不仅要有学问,而且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的。然而,我们今日的书法家,很少能跟古人相比了。有相当一部分人,文学功底肤浅,仅仅会写几个大字而已,居然也以“书法家”冠之,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从何时,书坛兴起了类似于儿童初学写毛笔字时的“童体”,歪歪斜斜,扭扭巴巴,充斥报端,写成招牌,步入展厅,成为一种时尚。这些家们,为了打破自古以来书法形成的“套路”,标新立异地搞所谓的创新,刻意追求字的“点、画、撇、捺”,以及间架结构间的歪歪扭扭,将个原本流畅的线条有意地涂鸭,还美其名曰“直道拙朴老辣”。果如斯,全国不会写毛笔字的儿童,都可以成为此类的书家,岂不可悲?

书法是让人看的艺术,总得叫人赏心悦目才对。如果以丑为美,人看后感觉不舒服方为上品的话,那么,当年王羲之老先生,大可不必“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少一点污染,节约一些能源,珍惜一些时间,都写成如今的“创新体”,何乐而不为?!

为悦目和赏心起见,还是老老实实地写好。自古以来,圣人教人寻什么终南捷径,而谆谆教诲的是“学而时习之”,“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何况字乎?

张文明



春霞红似火 王兰珍

● 新书架

《城市杯具》

吴静馨

《城市杯具》以诙谐、幽默的文字,叙述了一群青年男女在国内一线城市城市的真实生存状态。李纯的男友穆小白迫于就业压力而考研,在考研时作弊被开除,觉得无颜面见李纯而黯然独自离去;陆染与周傲结婚后,因为都市生存的压力,与周傲反目成仇,最终离婚;李纯的闺蜜兼同学赵米亚,一到北京,就被人物色中而落入一个巨大的圈套;李纯同事、相亲鼻祖、物质女景佳四年来,风雨无阻地奔赴在相亲路上,阅人无数,最终的结果却让人哭笑不得……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们该怎样生存?



王琦 书法

● 绿城杂俎

世界各国颇具特色的地铁

杜丰芮 王瑞明

世界上最早的地铁 英国伦敦为解决交通堵塞问题,1856年,用明挖法施工的世界第一条大都会地铁开建。线路长6公里。隧道横断面高5.18米,宽8.69米,为单拱形砖砌结构,圆形内径3.10-3.20米,铸铁管片衬砌。1863年1月10日正式投入运营,最初的车厢是木制的,为了防火,后改良为钢制、铝制,以减少维修成本和重量。当时由于电力尚未普及,只用蒸汽机车牵引,机车在运行中释放出的废气对人体有害,所以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与地面打通的通风槽换气。地铁开放的第一天,乘客总数达到4万人次。1890年12月8日,伦敦地铁首次用盾构法施工,建成用电力机车牵引5公里多的另一条地铁。从此,城

市交通进入轨道交通时代。二战期间,伦敦地铁的隧道曾被用作地下掩体,起到防空洞作用。进入隧道避难的居民,每晚平均有6万多人,最多时达到17.7万余人。运营线路最长的地铁 1904年10月27日,美国纽约市第一条地铁南北干线正式通车。之后,发展成为世界上地铁线路运营最长的城市,共有线路37条,车站多达498个,全长432.4公里。但设施较为陈旧,站台都很狭长。然而它的线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24小时通宵运营,它的速度又快,在地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交通网,坐着它几乎可以抵达纽约市的任何地方,包括郊区。日客运总量已达到2000万人次,占该市各种交通工具总量的60%,难怪纽约地铁就成了

平民百姓和上班族的首选交通工具。乘坐最方便,层次最多的地铁 法国巴黎地铁是世界上乘客乘坐最方便的地铁。每天发出4960趟列车,在主要车站的出站口均设有电脑显示应乘的线路、换乘的地点,一目了然。同时巴黎地铁也是世界上层次最多的地铁,包括地面上层多有6层可运行(一般为2-3层)。



雪域永峰 王永峰

叶家福说此刻施雄杰在医院,没死,是今天凌晨发的案,案情正在调查中。施雄杰是市劳动局的调研员,现职处级官员,遭人谋杀,不是一般小案,他认为应当及时跟蔡波通气,因为蔡波身为市长助理,施雄杰又是他的亲属。

“现在不是了。”蔡波纠正,“我们跟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叶家福问:“怕被连累吗?”

蔡波冷笑,说自己一脚踏空,成了“助理”,有待努力一跳。眼下这种时候很小心,谨防暗算,最不想跟施雄杰这种人渣牵扯。

叶家福说:“反正公事公办,跟你说了。”

蔡波突然发笑,问叶家福现在放心了没有?叶家福反问蔡波自己该放心什么?蔡波说叶家福以通报情况为由打电话,不是意在亲自摸底?施雄杰被砍,叶家福一定起疑心了,怀疑与蔡波同宗有关联。

“不是。”叶家福说。

“你不应该。”蔡波含糊,立时表达不快,“别人可以,你怎么能这样?彼此老同学,不了解吗?已经没有信任感了?”

叶家福答道:“这个问题我理自己。”

他把电话挂了。蔡波禁不住开骂:“叶家福真是他妈的。”

他思忖了好一会儿,拿起电话,找到了江英。

“听说施雄杰被砍吗?”他问江英。

江英也刚听说。“你帮我了解一下情况。”蔡波交代,“悄悄来。这种事找别人我不放心。”

第二天江英就报来初步情况:施雄杰不是被人砍了,是挨了一顿痛打,然后被挑了脚筋。警察已经着手调查。

“他现在在哪里?”

江英说施雄杰住院,在市医院。放下电话,蔡波骂了一句粗话:“混账狗爪,凑什么热闹。”

骂的当然不是自己右脚趾上的骨裂,是施雄杰被挑断的左脚脚筋。此时此刻,施雄杰的脚筋这般出彩,对蔡波而言别具风险,因为他正面临着关键一跳。

几天后,蔡波期待中的、郭老板探知并替他“着急”的大事终于到来:省委主要领导带着一位副秘书长、一位省纪委副书记和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光临本市。

来的省委书记姓曾,曾书记及省

厉经理又找李合营和柳德承来了,他喷着酒气说:“不行,不行,姓张的还是不沾一口。你们的手艺到底行不行?别老是夸什么祝家菜,要是不行,趁早说话,我赶紧再想辙。要是真行,能从张经理嘴里掏出‘好吃’俩字来,我不但以后所有的宴席都在你们这儿包,而且我亲自写文章给祝家菜扬名,给柳德承扬名!”

本来,柳德承想说难听了,这些个菜都不吃,那人的吃食里,还有什么能给他吃!可一听厉经理这法子,只说了声:“叫那姓张的等着吧。”

李合营和厉经理走后,柳德承越想窝火,连八珍宴都不动一筷子,莫非要吃龙肝凤胆不成?他把自个儿学过的、见过的、听过的奇味珍馐都想起了个遍,也拿不准主意。正在这工夫,他忽然听见梁满堂喜滋滋地对柳德承说:“柳师傅那么高手艺,做的菜人家一口不沾,倒是百宝果盘边上的时候就听说过,连来元璋都爱吃菠菜。”

一句话,柳德承忽然明白了,姓张的不是叫“天下第一嘴”吗?那就给他来个“天下第一菜”!

却说张经理因为没有对胃口,正在“甩锅”呢。只见芳芳和圆圆一人托一个大盘,款款而来,托盘上不知是什么菜肴,还用个精致的不锈钢盆盖着。李合营笑容可掬,彬彬有礼道:“这回,我们给各位奉献的是‘天下第一菜!’”

话音没落,张经理又嚷开了:“‘天下第一菜’?太俗!太俗!谁不知道这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乾隆皇上也没多大见识,一个虾仁铜巴就是‘天下第一菜’了?我吃过的虾仁铜巴就多了去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好,还‘天下第一菜’呢!不怎么样。”

张经理的话音一落,厉经理的脸上就变色了,他冲李合营不耐烦道:“什么‘天下第一菜’,人家不稀罕你这个虚名。换,赶紧换!”

这会儿,柳德承走过来,不慌不忙地冲张经理说:“您说得对,虾仁铜巴是叫‘天下第一菜’。可‘天下第一菜’的说法挺多,您说的只是其中一种。还有别的,朱元璋造反的时候,被官军追得吃不上饭,饿昏在地。幸亏遇一老妇用菠菜汤相救,他才免遭饿死,所以菠菜汤也称‘天下第一菜’。一问缘由,原来,这家人

五代同堂,而且五代皆有功名,故而自称‘天下第一菜’。乾隆想,朕贵为天子,也不曾称‘天下第一菜’,这家人好大胆!但乾隆是微服私访,当时不好发作。回京后,就赐给那家人一个手指头粗的小萝卜,传旨说:这家人无论长幼,必须人人享受皇恩,如果有一个人不吃上这小萝卜,满门抄斩。那家人明白,这是皇上跟他们为难呢。他们把这小萝卜剥成末儿,熬了一大缸汤,每人一碗。乾隆皇帝没法子了,只好承认那家人是‘天下第一菜’了。这萝卜汤也就成了‘天下第一菜’。”

在座各位,包括张经理也听得出神了,还是厉经理明白点儿,他悄悄问李合营:“是不是要让我们喝萝卜汤?”

这会儿,芳芳和圆圆把大菜盘摆上桌,揭开倒扣在上头的不锈钢盆,只见里头是一堆青翠的荠菜。这些菠菜,张经理还尝了那片。我在乡下有一个小盆,里头放着盐水,瞧这意思,是让客人拿荠菜蘸盐水吃。“这不是荠菜吗?”内中有认识的叫了起来,“这怎么叫‘天下第一菜’呢?”

柳德承不紧不慢地说起了这荠菜为什么称“天下第一菜”。

原来,崇祯年间,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他就动开心思了。崇祯叫地方官把灾民糊口的东西送一些来,他要亲自看看。这可给那些地方官出了难题。那会儿,灾民把树叶、草根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甚至易子而食。那些地方官寻思,总不能把观音土和死孩子给皇上送去吧?所以几个官员一商量,就从别的地方弄了点荠菜给皇上送去了。崇祯一辈子在皇宫里待着,从没见过荠菜,那些个官员就糊弄他说,如今灾民有荠菜吃,倒也保住不少人的性命。崇祯也就信以为真。

第二天,崇祯大宴群臣,宴席一开始,他就指着席上的荠菜问:“众爱卿可知这是何物?”

那些大臣不知皇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认得的也不敢说。

崇祯呵呵一笑说:“此乃‘天下第一菜’!朕今日便要与众爱卿同享此物。”

说完,皇上就带头吃起来了。皇上吃一,别人不敢不吃,也都吃起来了。

崇祯吃了两口就问文武百官:“这‘天下第一菜’可好吃?”

党校同学

◎ 杨海洲

“我知道。”赵荣昌交代说,“要是去不了,我再考虑。”

蔡波感觉格外温暖。下午五点头,太阳西垂,天色开始昏暗,蔡波等待多时的电话终于到来。

市委办公室主任通知:“曾书记同意去看工地,大约二十分钟后到。”

蔡波放下电话就喊:“快!快!快!”

几秒钟内现场所有人都动作起来。

他们守在通往施工现场的临时便道口等候。领导的车队到达时,蔡波等人簇拥而上,热烈欢迎。周边施工机械轰鸣,穿梭来去,烘托得气氛更加热烈。

赵荣昌却面露惊讶,连问这是怎么搞的?

他问蔡波,让他惊讶的是蔡波的动作:一脚点地,一脚跳跃,居然一歪一扭,以如此怪异的动作前来迎接省、市主要领导。

赵荣昌不知道蔡波伤得这么厉害。那几天他们没见过面,蔡波跟以往一样,不时给他打电话报告工作进展,未显异常,所以赵荣昌没多留意,一看蔡波那般跳着走不觉吃惊。脚伤之后,蔡波的行动都倚仗一支拐杖,当天下午他在工地上来来去去,也靠那拐杖支撑一边。但是迎接领导时他把拐杖丢开,以免过于夸张,这就得用伤脚踮地,靠完好的左脚奋力跳跃前进,找领导握手。如此庄重场合,该动作格外滑稽。

连载

边东子 著

神厨传奇

边东子 著

边东子 著